



呂澂居士在佛學研究上的貢獻

李安

宜興縣人。字由萬，號華章，空寂，而奇，善人，亦內而外，妙眼未可。
姑以未可當主持，封爲題本。題榮開封，是麻姑空歸宜興縣。
非來，則其因，即其因。
題榮由真五印金鑄，印又題「題榮是題其點矣」，即題苦
處，言吾道，不可以譏，不可以意臨也。……出大菩

品經卷「中論」：「雖苦遊羅定，歸教無知，雖欲無覺，心存
出財重聽「覺苦證」，曾奉「大品韻」五十卷，冊五「五種大
神，就我所知，畧作介紹，以饗讀者。

呂澂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佛學者，他的成就和貢獻，國內外
學術界早有定評。今值先生九旬誕辰，對他的生平行事和治學精
益，先生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
九六）一月十日，誕生於江蘇省丹陽縣。畢業於鎮江中學後，考
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一年停辦，遂進入宋教仁任校長的南
京民國大學經濟系，讀了三年，又因停辦輟學。在寧時，有他在
兩江師範學堂的胞兄呂鳳子，長於美術，尤喜繪佛像，常往金陵
刻經處聽楊仁山居士講學，歸去即爲講述，此爲先生接觸佛法的
開端。一九一一年，楊居士逝世，歐陽竟無先生繼業，負責編校
。當時全國刻經有多處，而金陵校勘最精，規模最大，世稱金陵
版。此時先生對佛學漸感興趣，因去刻經處購書，晤見歐陽，就
虛心請教。歐陽慧眼識才，甚爲器重，信札往返不斷。民國大學
停辦，正值歐陽在金陵刻經處設研究部，先生與邱曉明、姚伯年
、徐鍾峻同爲第一批學人，這時尚未立下終身研究佛學的決心。
一年後，自費赴日學美術，先在滬學日語。到日本再進高等預備
學校續學。繼進日美術學院學美術，學習認真，成績優異。一年
後留日學生反對日本侵畧我國，紛紛罷學，遂回國。當即被聘爲
劉海粟所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在此期間，他撰有《美
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等有關美學的著作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一八年，歐陽先生就刻經處研究部設

殊無用，不謂唐胡升怕聽興味難覈。梁衡帝曰：「雖一齋寶印基，
手耕漢，豈當然。」自良怕業辟，且時通音，豈一齋寶印基。
式一齋景文，中興大變，猶猶猶猶，實否，困隣間，毫無織矣。東
藏善最心一，因此出大菩，蓋官廳廢，咭班改廢。當胡特遂出盡
雖然榮貴帝不盡猶大駕喪昌制，且出並不最「真微生天」，
如制。

，又擬自封，三歲見年，八歲未滿。「雖對出神而轉而
是那內學院籌備處，先生應召回研究部協助籌備，前後達四年，
他逐漸放棄美學，把興趣轉到佛學。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內學
院在半邊街（今公園路）成立，先生任學務處主任。歐陽嘗稱他
爲秋子，因鶩子爲舍利弗的譯名，釋迦弟子中智慧第一，故用以
相呼。又嘗說：「先師付囑三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
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擴，吾其庶幾乎！」表示得這
兩人能振興其業，於願已足。先生從此專心佛學，再無他志，追
隨歐陽直至歐陽逝世，未暫舍離。內學院一切事業的成就和在學
術上的貢獻，都與先生的努力不可分。

內學院的研究目的是要從學術意義上研究佛教文化，發揚真實
之義和「爲人」之學，改變過去純宗教的色彩。我國傳播的佛
學是從翻譯而來，由於文字上、理解上的種種隔閡，多少走失原
樣，非先將資料徹底整理，得其真實，很難見到佛學的本來面
目。其次，大乘佛學的實踐，本是積極利益世間，但傳來我國，
却走上了超然自了的途徑，要矯正它，必須得重行發揮大乘「爲
人」的精神。先生在「佛法與世間」一文中，解釋世間就是行、
有情、器三世間，包括全體有情生存的一切。它的意義，分爲「
自相」與「實相」。世間的自相只是言說之構想，染相之取着，
業惑之繫縛，佛法斷言其不自在而評爲苦。但這是表面現象，就
其實相本質言，則世間自性本寂，雖名言構想而實際離想，雖染
相取着而實際離取，雖業惑繫縛而實際離繫，故評曰寂。大乘佛

法即立足在此「性寂」上。這是佛法對世間加以肯定之處，有情之生存，事實固不能一筆抹殺，趨入虛無。因此佛法的「出世」，就是如何「應世」的問題。如蓮出污泥，相涉而不相應，方真是不染。一切有情生存於世，只是沉淪流轉，是此岸。佛法則循世間實相，從世間興起，有所趨向，直至彼岸。佛說「一切有情皆依食住」，食分段、觸、思、識四食，先有資長，次求安適，進而希望，把握充實，莫非是食，也即物質和精神食糧。人類爲了生存，都有一種生活向上的欲望，「進而有常樂我淨的要求，更進而有自在解脫的要求」。此即人類有生存向善的意欲，佛即根據其向善意欲而引導出離。而今之談佛法者有三大病，一曰泥述，專講娑訶苦惱，生死可畏一套話頭，引人厭世躲閃。此從小乘出，却毫未學得小乘之嚴肅深刻精神，只剩有渾身自私自利解數。次曰蹈空，專唱高調，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說得一片響，完全不着邊際，反倒轉來，以涅槃菩提將就生死煩惱，由此引人向浮泛空虛，真同方廣道人，於佛法一無所得。三曰純任知解，無論說生道死，談空論有，概從知解上理會，只圖說得順口動聽，不管於自身受用如何，不問於他人利益如何，更不理會與此人世如何銜接得上。結果一場空話，竟與人生漠不相關。這些話，針對現實，有感而發，於大乘佛法的爲人精神有深刻發揮。（見先生所撰『內學院研究工作的總結和計劃』、『佛法與世間』）

先生主張研究資料的整理應從玄奘一系的譯述開始，因爲玄奘的譯本最精確。但是文義艱深，不藉助於當時注疏，難於理解。這些著作在國內久已失傳，直至楊居士託南條文雄從日本找回『唯識述記』『因明大疏』刻印出來；日本編印『續藏經』大量搜求佚著，才得重與世人見面。不過所用底本錯落太多，注解又和本文分行，並收在整部藏經裏不易購致。爲彌補這些缺憾，依照玄奘所譯的諸大部，分別取材，詳校刊版，以便應用。

同時，爲求做到真實之學，先生自學嫋習梵、藏、巴利等多種文字，搜集到梵文零刊藏經、巴利文全藏、北京及德格等版藏文經另本多份，利用這些資料，對勘漢文藏經，以鑒別真偽，考

訂異亂，糾正錯訛。一變過去僅就漢譯經典作校勘的做法。在從事這些工作中，先生就有許多新的發現和獨到的見解：

一、在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最後二十卷裏，發現『攝事分』的大分，即第八十三至九十八卷，是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這連玄奘本人也未曾知道以致要義幽沉亘千二百七十六年才被先生發現，乃寫成『雜阿含經刊定記』。從這裏也明白瑜伽一系學說的真正來源是上座部的禪法，即『雜阿含經』。佛師弟語展轉傳來爲阿笈摩，實是三乘共教，不同天台、賢首的舊說，僅局限於小宗。此可由瑜伽所引本母來證成。這是一義。瑜伽事敎在『雜阿含經』，所舉契經保存了有部學說，這也從本母的引文可以看出來。這是二義。『雜阿含經』舊譯，部別未詳，今由本母釐正次第，勘爲同本，研究有資。這是三義。治瑜伽系學說，如何溯源毗曇。昔日轍亂途紛，未得南指，今由本母證知瑜伽與毗曇同其宗據，可從『雜阿含經』論貫餘教，又可依本母通餘毘曇，於是大小論議源流具見。這是四義。明了這四義，於『瑜伽師地論』中發現『雜阿含經本母』意義的重大，就可想而知。至於同時也訂正了譯出以後未經整理的『雜阿含經』的文段次第，使其文可讀、其義可詳，還在其次。（『內學』）第一輯『雜阿含經刊定記』）

二、『瑜伽師地論』裏又引用了『小品寶積經』的舊注，發現它和經文的線索，刻成『寶積經瑜伽釋』一書。從此看出大乘學說前後的聯繫，又訂正了舊譯『寶積經論』的錯誤。俄人剛和泰費了半生歲月，校印了藏文本『寶積經論』，却不明白它和『瑜伽論』的關係，以致章句都無法分清，枉費精神，不得要領。

三、認清了梵、藏本唯識論書的文義自成一系，跟玄奘所傳的迥然不同，因而確定了唯識古今學說分歧之所在（『內學』第三輯呂澂『安慧三十唯識釋抄緒言』），並推見唯識今學護法說的真相（見『藏要』本『寶生論』篇首『護法說標目』）。從此唯識學前後變遷之迹便一目了然。

四、尋出『俱舍論』組織上與南北兩方各種『毗曇論』的關係，判明了小乘毗曇學說的整個系統。（呂澂：『阿毗曇心論講記・導言』）

根據這些整理資料的經驗，進一步應用於全體佛典，同時參考取材也擴大了範圍，得着很多便利。他除翻譯了一些藏文經典外，主要就是利用梵、藏、巴資料勘印佛典，三輯『藏要』就是用這新的研究方法完成的。他在談到自己治學經驗時，說內學院在佛學研究上如果說有一點成就的話，那就是在佛學研究上走出了一條新路。

又在另一方面，國內各地陸續發現歷代大藏經的刻本，先生參與整理考訂，所得結論見於『宋刻蜀藏異本考』、『契丹大藏經考』、『金藏雕印考』、『宋元刻磧砂藏序』、『明南藏初刻考』。因而認清藏經版本源流，確定了刻本文字上正謬的標準。又從國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種刻版的西藏大藏經，比較研求而見到漢文翻譯的短長。（見『內學』第四輯呂澂『論玄奘譯本之特徵』）

根據上述研究，決定用新的科學方法來選取全藏中的要籍，校印一部叢書，叫『藏要』。它的編校，是一項艱巨而又細緻的工作，全由先生獨力擔任。

一、校勘文字，一變從來重視『高麗藏』本的偏向，改以南宋思溪本為據。遇有疑誤處，儘可能求得原典根據，方加改正。

二、譯文內錯落晦澀的地方，擇要用原典或異譯本來證文加注。

三、常用的典籍，都依義理起訖分清段落，以便研究，一掃支離破碎的科判舊習。

四、書中重要義理，由歐陽先生用提要體裁作成序文，以助了解，約寫成二十多篇。

編印『藏要』，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共成三輯，收書七十種，四百餘卷。此書印行後，有些被日本的佛教大學裏採

作課本，又有些為印度國際大學用作研究資料。它的紙型保存在金陵刻經處，現已重新印行，以供學術界研究的需要。

其它如根據『象聖點記』推定佛滅的確切年代。對勘『處經』認定『四十二章經』之為『經抄』而非首譯。並認定『牟子理惑論』是『四十二章經』後的晉宋間人著作等等。不一而足。

爲更進一步徹底整理全藏，刻成比較可信的定本，計劃精刻『大藏』。但這工作太艱巨了，只做到編定目錄的階段。原來歷代編纂大藏經，都是依據經錄機械地堆集上去，內容既雜亂無章，又真偽不辨。現在要談整理，必須由經錄以尋端緒。因此先校刻了最重要的『開元釋教錄』，將錄中經目和附屬部份詳細分開，又編成便於檢索的號碼，並且比勘各種舊錄，改正錯誤二百餘處。在『開元錄』以後所出的『續開元錄』、『續貞元錄』等，均校刻成新版。還有金藏裏新發現的宋代『祥符錄』、『景祐錄』等殘缺孤本，也都節畧補正刻出。至於歷代經錄的最後一部『至元法寶勘同錄』，更應用西藏的譯本和西藏經目，詳細校訂，刻成書本。這些經錄訂正過的記載，再對照『大藏經』裏所收一千七百種典籍的各別內容，方才一一清楚它們的真實來源。這樣刪除了好些本非翻譯而無意混入或有意偽托的舊籍。然後依照義理的流類相承的次第，編成一部具有系統的經目——『精刻大藏經目錄』。以後補充修訂爲『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印行。這些都是對於佛學資料的整理工作。

關於藏語系佛學，他寫了『西藏佛學原論』一書，對前宏期約在一九三六年，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湯用彤因北大校長胡適聘去北大，想邀先生接其事。湯與熊十力在歐陽先生前面請，意有未許，先生即甘於淡泊，辭而不就。在內學院閉門讀書，深入研究，卓然有所建樹。先生與法國東方學者萊維及日本佛學家木村泰賢等，往返論學，解決歷史遺留的許多重大問題，為內學院在國際學術界中樹立聲譽，也為祖國爭得光榮。

因明是印度佛家瑜伽行派吸收印度的正理學說而組成的佛教五明之一，用爲立宗破敵的議論工具。到陳那、法稱發展成一種佛家的認識論而貫串到佛學全體。玄奘對這方面僅譯了『因明正理門論』和『因明入正理論』二書，對陳那的總結性的著作『集量論』即未翻譯。他根據對藏譯本的研究，發現陳那的獨到見解，對勘奘譯『因明正理門論』，撰成『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見『內學』第四輯）、「借原本之復按，得章句之勘定」，達到義解切實，陳那因明著作的真面目顯露無遺，奘譯中的積疑，也涣然冰釋。先生又譯『集量論釋畧抄』，指出『量論』的本宗爲研究陳那因明學說的寶貴資料。又研究了藏譯法稱的『量評釋論』、『量決擇論』、『正理一滴論』，認識法稱發展了陳那『量論』學說的成就。寫了『佛家邏輯——法稱的因明說』及『西藏所傳的因明』，發表於『因明論文集』。他還對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資取藏譯刊定文義，寫成『入論十四因過解』（『內學』第三輯），對『入論』中的「十四因過」作了解釋，明白「舊疏得失」所在。從而奠定研究因明學的基礎，爲以後研究因明，特別是西藏所傳的因明，提供了寶貴資料。

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三日歐陽先生逝世，門人組織院友會，推先生繼任院長。他根據歐陽先生的『院訓釋·釋教』，以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五科組成內學院院學，寫出綱要，講解了二十多種，都精義入微，發前人所未發。這樣內學院建立的院學，已遍及印度佛學的全體，不局限於法相、唯識了。

在此期間，他又與學友熊十力反復函辨佛學基本問題，以爲印度原來從性寂（即心性本寂）立論，而中土相似之說則從性覺（即心性本覺）推闡，由是發起修行功夫，一則革新，一則返本，兩者結果判若天淵。此乃關係學說是非，犖犖大端，不容不辨，切望學人注意及之。（辯論函稿發表於『中國哲學』第十一輯）

任副主編。他寫了『唐代佛教』、『五代佛教』、『宋代佛教』、『安世高』、『支樓迦讖』、『因明入論疏』、『宋版蜀刻藏經』等多篇，主要力量除負責選定全部稿件及英譯稿件工作外，還撰稿多篇。全部漢文條目四百餘篇，約二百餘萬字，部分英譯稿寄斯里蘭卡印行。漢文全稿近年編成『中國佛教』，陸續出版。

一九六一年，開辦一個爲期五年的佛學班，帶了北京、上海、內蒙古派來的三個研究生。開設『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兩門課程，材料和觀點是他多年研究積累的成果，已將講課筆記整理編成『中國佛學源流畧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畧講』出版。在前一書中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佛教來自印度而又不同於印度，是吸取了印度學說而構成的一種新說。中國佛教以天台、賢首、禪宗三派爲代表，都與印度佛學有較大的距離。印度的心性本淨說是自性涅槃的心性本寂，不同中國根據『起信』而來的心性本覺，是自性菩提。他在一九四三年與熊十力的論學通信中，就着重指明了這一點，已見上文。現在說清源流的同時，着重從中國佛學的產生、發展、衰落等各個階段中找出規律和依據。在後一書中，根據漢文、藏文的大量文獻對勘巴利文三藏以及現存的有關梵文原典，闡述印度佛學中的主要思想，勾出印度佛學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發展概況。（『佛學研究之回憶』）

一九六六年，『文革』一開始，這個佛學班首當其衝，房子被佔，幾十年積存的資料和研究成果蕩然無存。先生避居江蘇省丹陽縣故鄉家人處，後才遷北京清華園與幼子同住，安度晚年。由於年事已高，身衰體弱，不能再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幾十年孜孜兀兀，窮年累月，刻苦鑽研的豐碩成果，已經搜集回來的，正在整理，準備編輯出版，供後繼之人的研究。而他的探隱抉微，窮原竟委，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治學精神，專志不移，誨人不倦，淡薄自甘，不慕榮利的高潔情操，也使人景仰不已。今年是先生的九旬誕辰，謹撰此文以爲紀念，祝先生健康長壽，福祉無量！

一九五五年斯里蘭卡佛教徒爲紀念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要求各國佛教學者合作。先生